

本草求原

不曉症脉。雖以病原。知病原。而不知物

性。亦不知。何以治。即知某藥治某

病。而不知其根。以治。則用古人方。僅守

本經一書。從其形。五色五臭五氣五味

治五臟六腑。時令。推測而得其所以

而或。二經脉之故。故同治

或反或。各有其

或反或。各有其

長沙傷寒金匱諸方悉從本經精義而  
出故一加減而治症各異效如桴鼓自  
梁陶宏景作別錄增本經而倍之其言  
氣言味與本經多有異同後之集本草  
者遂不講本經徒增藥品止錄其當然  
而不推求其所以然其他質質者固無  
論矣卽李瀕湖之綱目亦徒多襍淺說  
矜其博洽雖以本經冠眾說之首而其  
義蘊毫無發揮是等之存羊而已汪詛

菴之備要。從綱目出間出已見亦有好處。而背經旨者亦復不少。惟前明仲醇繆子所著本草經疏頗能開鑿經義而拘泥尚多。劉潛江又旁及張潔古李東垣王海藏朱丹溪諸說。而滙以己意爲藥四百九十種。其精深微妙能發前人所未發。但詞重意複洋洋乎八萬言。世之苟且圖利以求捷徑者莫不厭其繁而置之高閣。至我

朝名醫。如徐靈胎、葉天士、陳修園等皆倣張隱菴之法。句疏字解。而發揮其所以主治之故。其於本經一書。各有採本窮原之妙。修園尤參契於靈素難經。與仲景之書。而詳說之。彼四子者。真神農之功臣也。但各於本經摘釋。而各有未全。且於諸家治驗。概置不錄。則中人以下。猶恐其重視而畏遠之。予乃採襍眾說。從長棄短。而伸以已見。其間有各家主

會  
編  
卷  
第  
一  
編

治難明之處。亦引內經及長沙方法。與  
名醫方論。貫通而曲暢之。其諸家治驗。  
有足與經義相發明。或為經旨所未及  
者。均繫焉。又於本經三百六十五品外。  
為世俗所常用。與食物生草。便於採取。  
而確有耑長殊效者。悉備列焉。以便查  
閱。計藥九百餘種。良方單方。不啻數萬。  
較綱目似約。而切於時用。大有加焉。至  
綱目所載。為不常用。與乎不易得者。概

刪不錄稿。凡幾易。七越冬夏而書始成。使讀者深識其所以然。因此悟彼。而吾人立方治病之義。凡所爲順逆反激。與乎升降互用。滑瀉互用。寒熱互用。補瀉互用之法。灼然可據。而後雜病雜治。方可自製。庶不致專事坦夷。徒守不寒不熱數十種。開口動言穩當。以爲逢迎富貴之捷徑。而爲淺陋之庸醫也。雖不敢自謂毫無遺義。而較於世之傳書。頗爲

明備號曰本草求原非誇也。道其寔也。所以明劉徐葉陳四家之註。一皆疏解本經主治之原。予則求原於四家。爲之增其類。補其義。以無失古聖前賢先後同揆之原。非敢耑執一人之說。以鳴高也。故又名之曰增補四家本草原義。古有云羣言殽亂。當折衷於聖。此則予之志也。四家先得我心也。歲在戊申孟秋。陽谷陳兄見此書於外海紉蘭之館。喜。

其詳明且備。謂使人人得而閱之。亦足  
爲日用養生之一助。因慨然助貲。而付  
於梨梓。但古今土產各殊。如牛黃首烏  
等。已非前時所產。氣味不同。功效亦別。  
欲詳考其實。而耳目所及無多。猶俟高  
明正之。倘有時下新出之品。果見殊能。  
堪採治者。亦望識者。增予之所不逮焉。  
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季秋岡州寅  
谷氏趙其光自題於養和堂

凡例

一本草自李時珍泛引唐宋以後之臆說。世人咸奉  
爲圭臬。論者且謂本經爲張機華陀所附托。然伊  
聖制方。吻合於前。長沙及近代名醫。闡發於後。凡  
遵本經者。俱登軒岐之奧窔。爲濟世之聖賢。謂爲  
神農之書可也。謂非神農之書亦可也。吾亦取法  
乎上而已。

神農本草三百六十五種。上品百二十有五。爲虛  
人久服補養之常用。中品百有二十。爲通調氣血

却病之暫用。不可久服。下品百有一十。爲驅寒逐熱攻

堅之急用。中病卽止。今不分品第。以類聚之。非變

經也。欲人便於查閱。經義明而性品自見也。

一某藥入某經。治某病。皆從形色氣味而出。蓋天有五

氣。地生五味。以應人之臟腑。如春氣溫應于肝胆。

夏氣熱應于心。與小腸命門。秋氣平應于肺胃大

腸。冬氣寒應於腎與膀胱。四季之氣冲和。應於脾

胃。此以氣治也。酸屬木入肝胆。苦屬火入心命小

腸。辛屬金入肺胃大腸。鹹屬水入腎膀胱。甘屬土

入脾胃。此以味治也。紅入心。青入肝。胆黃入胃。脾黑入腎。膀白入肺。此以色治也。凡禽獸之心入心。肺入肺。及沙苑象腎入腎。牛七象筋入筋。橘柚之皮象毛孔。走毛皮之類。此以形治也。又虎嘯風。蟬鳴風。皆去風。此以類相從也。他若犬咬以虎骨。鼠咬以猫糞。雞內金能化谷而治穀哽之類。是以相制而治也。蟬退蛇退。善退脫而去腎。穀麥本屬土。發芽則曲直作酸。土得木疎。故消食。此以意治也。唐宋以後。不講本經。指寒爲熱。指苦爲甘。如柚本苦以爲

甘爲酸。如芍木苦以爲酸。

其所謂入某經治某病者遂紛

淆而不足爲準。今氣味悉遵本經。其本經所未載者則參之別錄。考之方書。不敢妄從臆說。

一上古以司歲備物。如厥陰風木司歲採散風藥。君

相二火司歲採熱藥之類。皆因人之有病。悉屬臟

腑有偏。必得物之偏氣以治病之偏。其效乃速也。

後人不能司歲備物。又以相反之藥制之。失其性

矣。是爲識力不及者防其悞用之過也。然亦有加

製以助其力。或加製以爲引經。或加製以殺其毒。



或加製以就臟腑之脆薄者。法亦不可廢也。故理  
有可取則從之。如粟壳蜜炙則瀉減。姜附炮淡則  
烈除。生姜經煨則辛散輕而溫中亦微之類是也。  
其於理不合者辨之。如歸朮加炒則液亡。熟地燒  
炭則枯燥無用之類是也。張隱菴概從氣運論治。  
陳修園則力闢製法。皆偏見也。既不敢是古而非  
今。又何敢人云而亦云。

一古人採藥多用二八月。以二月萌芽。八月苗未枯  
而易識耳。其寔用根採於秋冬而後寔。  
人參春夏採則輕浮

或採於未花之時而色鮮。紫草是也。用芽葉者採於芽初葉長。用花者採於花盛。用寔者採於成寔之時。此其大概也。

一藥先標其形色氣味生稟。所以主治之功能於前。令人識其本原。而後以本經主治或別錄主治繼之。再又以各本草各方書之症治繼之。其句疏字解。半宗前賢。今不能一一錄其所本。詳其姓氏。順文氣也。惜字工也。非敢淆亂而畧美也。

一雞踰嶺而黑。鸚鵡踰嶺而白。山川水土之異也。故

受清受補各有隨地之殊。酒有飲斗石而不亂。有濡唇而顛眩者。賦稟厚薄之異也。故受攻受補亦各隨人而別。丹溪好清。景岳重補。因其所處不同。一生之見功亦異。故各舉其所見以爲言。若偏執一說。則虛虛寔寔。皆所不免。乃論者且謂古人之稟受皆厚。今人之氣質盡薄。止守不寒不熱者。以求穩當。豈古人壽皆百年。而今人盡皆夭折耶。此亦謬之甚者矣。

一藥有相須相使相惡相反之說。雖不必泥。而亦不

可不知。今節而錄之。

一古方言雲母粗服。則着人肝肺。枇杷狗脊不去毛。則射人肝肺。世俗似此之論甚多。皆謬也。蓋人有咽有喉。咽以納飲食。則直入胃。乃傳於廣腸。及於大小二腸。不入五臟。喉則上通天氣。下通五臟。以行呼吸。其五臟之氣。正如冶家鼓鑄。凡飲食藥餌入腹。藉真氣所蒸。則細研之石類。皆飛走其精英。而達於肌骨。一如天地之氣。貫穿金石土中。毫無留碍。其餘草木鳥獸。則氣味亦洞達於五臟。及其

氣盡則渣滓入於大腸。濕潤滲於膀胱。皆敗物不能化。惟當退洩耳。凡所謂某物入肝。某物入腎之類。皆氣味到彼耳。非其質能到彼也。故謂毛能刺咽粗石。恐阻膀胱。則可謂其射肝着肺。則不可。一目錄每部留餘地者。正欲俟高明增予之所未及也。